

交叉的情感

Cybrelve
without spring

没 有 的 恋 网

春天



堕入情网

SPRINGTIME

格格 阿新 著

人们隐藏在内心深处的个性特点在网络的掩护下表现得淋漓尽致。性、诚实、情爱、谎言、成熟、轻灵、忧郁等，都一一表现。

华文出版社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图书馆



2062654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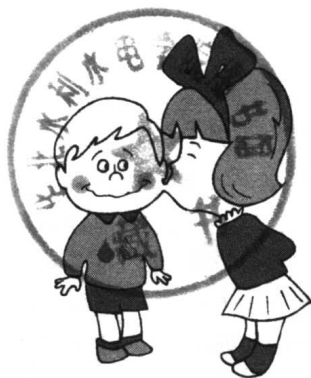
I247.57

3275

没有春天的网恋



格格 阿新 著



华文出版社

62654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没有春天的网恋 / 格格, 阿新著.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03. 5

ISBN 7 - 5075 - 1475 - 7

I. 没... II. ①格... ②阿...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6691 号

华文出版社出版

(邮编 100800 北京西城区府右街 135 号)

网址: <http://www.hwcbs.com>

电子信箱: webmaster@hwcbs.com

电话: (010)83086663 (010)83086853

新华书店经销

济南申汇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850mm×1168mm 32 开本 7.875 印张 155 千字

2003 年 5 月第 1 版 200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

印数: 0001 - 6000 册

定价: 18.00 元

目

录

0
0
1

目

录

第一部 堕入情网

1. 遇见了网络导师 1
2. 无聊而“有聊” 13
3. 让小女人咪咪心动的人 24
4. 看起来问题还不是很严重 34
5. 婚姻是杯寡淡的酒 39
6. 公寓里也有喜闻乐见的事 53

第二部 零距离透视

1. 你是我楼下的邻居 63
2. 不是我不温柔 76
3. 你能做我的情人吗 89
4. 天使 2000 99



5. 就是披着狐狸的外衣,你也成不了狐狸精 109

6. 你寂寞的方式和你的躁动 122

第三部 交叉的情感

1. 似乎找到了归宿 138

2. 一首打油诗惹的祸 150

3. 故友重逢 165

4. 怀念昨日咖啡 171

5. 文化公司 180

6. 历史河流中的人影 192

7. 惜一分一飞 199

第四部 没有预约的会面

1. 意外事故还是发生了 210

2. 小女人咪咪进京城 217



Returning Customer
[redacted] 邮件地址
[redacted] 用户名
Forgot your password?



第一部



堕入情网

001

第一部
堕入情网

1. 遇见了网络导师

我感到幸运。

我遇上了让我高兴的人——一个不折不扣的网虫——老潘。

老潘是我的邻居,后来是我的同事,我的战友,我的网络导师。我俩初次见面就满心欢喜,很谈得来,除了我们都是文学痴迷者的缘故外,主要还是同病相怜——哥俩都没多少钱。

没钱就得看人脸色,还得挨饿。

我饿到第三天的时候,决定出去找工作。

但,我英明地判知,即使不是猴年马月,而是立马就找到工作,一时半会儿也不可能拿到薪水,这让我一下子想到国营单位的好处。我二十岁时参加革命工作,工作的第一天就领到了工资。可现在,我下岗啦。

下岗的头一天,我给自己提了两个问题:你想做什么?



你能做什么？

我惊喜地发现：我能当作家。这也是我来北京的初衷——只做作家，别的什么也不干，专心致志地向诺贝尔文学奖发起冲击。可以说，我雄心勃勃，对获得该项大奖很有信心——这也是我自个儿早就定下来的事，坚决不动摇。这个念头的产生还有一段历史情结。

我父亲是个文学爱好者，老人家读《红楼梦》的时候，还不满十岁。他说，我是骑在牛背上读的这本书。这话我信。在我一周岁的时候，《红楼梦》中的一个情节冲破了时空的阻隔，戏剧般地在我身上重新演绎了一遍。当贾老太爷把一堆什物放在贾宝玉面前时，那个没出息的“爱哥哥”抓起一把脂粉就往嘴里塞，气得贾老爷子断了肠子。而我面对那堆预测前程的什物时呢，广而告之，我毫不犹豫地抓起一本书。那本书的名字也好极了，吉利极了，叫《阳光大道》。

我确信，我踏上北京征途，便是踏上了阳光大道。当我父亲——一位优秀的妇产科医生——送站的时候，我在他的眼中看到了热切的希冀。但不久之后，我发现他目光中所盼望的东西已不再是当年他所希冀的，甚至还对当年寄予我的幻想，产生了负疚感。每次他从这个城市打电话来，总是不断地重复一句话：你有权么，有钱么！

无疑，他现在所关注的是我有钱没钱，这似乎比什么都重要了，压倒一切。以至我后来给他打电话，第一句话就是：我有钱。而且还要重复几遍，以便让这句话的可信度再升高几个水银柱。当然，我也总忘不了顺便问一句：您还在接生吗？当得到妇产科医生肯定的回答之后，才如释重负地挂断





电话。

孩子是要生的,因为人类要繁衍;饭是要吃的,因为不吃飯人就不能活。

就目前来讲,饥饿成了我最大的敌人。我与这个敌人英勇战斗了几天,终于败下阵来,举手投降。我对镜中人说:“饭还是要吃的,一定要吃的,不能再等待那遥遥无期的、不知何年何月才能相见的稿费啦。”

出门前,我在十四立方米的空间里做了祷告:千万别他娘的遇上房东。

其实,房东并不可恶,相反,他还有点可爱,有点幽默。

我在北京搬了无数次家,遇上无数个房东,如今还有点印象的也就是他了,大家都叫他马哥。他本不姓马,人们喊他马哥有个简单的理由,他的脸过于长了一些,尤其收房租的时候,这个特征表现得尤为明显,有种六亲不认的感觉。但你叫他马哥,他一点不生气,有种默认的意思。绰号喊久了,也就名正言顺了。

当我的朋友给我介绍这个地方——大学生公寓——的时候,我就对它充满了浪漫想像。朋友说,这个大学生公寓地处北京大学西侧,颐和园东门外五百米处,北面是一片绿油油的稻田,越过那片稻田,有一丛小树林,里面栖息着数百只喜鹊。

我们在北大西门下车,去往大学生公寓的路上,的确经过一丛小树林。但兴许喜鹊都去打食了,一只也没在视野中出现。走到稻田的时候,这种遗憾得到了补偿——一群乌鸦从头上掠过,有几只一直将我们护送到大学生公寓。





公寓是由三十几排平房组成的，每一排房舍有三十几间孪生兄弟般相像的居室，它们整齐划一地蹲在两米五高、红砖砌成的围墙里。

我们走进一扇对开的大铁门里。与此同时，门边一间屋子的窗户玻璃贴上了一张长脸，忽地一闪，那张脸就来到了面前。等我反应过来时，我的朋友与那张脸下方伸出的手已经握在一起了。当那张脸转过来时，我主动将手伸了过去，大大方方地作了自我介绍。

“你好马哥！我叫何新。我是作家。”

马哥紧紧地握着我的手，久久地凝视着我，满含深情，欲言又止，一直看得我有点不好意思了，他才说话。

“何新同志，欢迎您！这回可齐了……”他有意地停顿了一下说，“您知道么，您是我们公寓居民中的第一百零八位作家。我寻思着，过段时间我们这里扩建——当然，水泊梁山规模太大，没那个能力修建，但我一定盖它个聚义厅。您来就好了，全齐了！”

我红了脸，低下头，眼睛看着我们攥在一起的手。我的手被攥痛了，下意识地把手抽出来。马哥显然没有准备，他的手臂猛地向前移动了十厘米的距离，刚好一只不讲卫生的乌鸦从头上飞过，一摊排泄物落在马哥前倾的毛绒绒的手臂上。排泄物新鲜、湿润极了，它刚刚着陆便借着反作用力向上飞溅起来，有重返蓝天的倾向，而另一些则顺着马哥那杂草丛生的肌肤向大地的怀抱奔去。

“您还是建个动物园吧！”我憋着坏说。

随后我们放声大笑，笑声很大，在整个大学生公寓里回



荡。笑声的分贝显然过高,超出了我们三个人应有的音量的集合。我们顺着新声源望去,一个白净而瘦弱的男士出现在视野里——他就是老潘。那时,他正站在一排房间尽头的水池边刷牙,不经意间看到了眼前的一幕。他的嘴周围飞舞着牙膏的泡沫,从他胸腔里发出的冲击波将一些泡沫吹成液晶般的水泡,在秋高气爽、阳光明媚的午后,散射出缤纷的虹霓。

一个人一生中会拥有最美丽的一刻,那一刻很短暂,转瞬即逝,有时自己没意识到,往往是身边的人捕捉到了那一瞬。老潘那美丽的一瞬被我看到了,在阳光普照的午后,他的笑容像一朵昙花绽放了,那么灿烂,光彩夺目。

.....

在饿到第三天的时候——此前我幼稚地以为稿费就要到了,再挺一挺就柳暗花明了——我做出了最后的决定。从大学生公寓出来前,我抱起一摞书——《鲁迅全集》,觉得分量不够,又夹了一本比较厚的单行本,顺便做了祷告。我相信上帝还是存在的,他不仅没让我遇见房东,甚至没遇上一个活物。整个大学生公寓一片死寂。对于我来说,这是好事儿。起码比有人看见我抱着一摞书走进公寓门外的个体小卖店,要好一些,更何况我心里有鬼。

个体小卖店的老板是位中年妇女,她一见我进来,脸上就堆积起了笑容。很多时候,我得意地认为:我很讨女人喜欢。

第一次到这里买东西时,她极热情地招呼我,那一串北京郊区口音一发出来,我就有扑上去把她的舌头抻直的冲



动。她笑着对我说：“你们东北人说话声音可真难听！”我也笑着对她说：“我们那旮旯吧风大，舌头不能打卷儿，一打卷儿吧，那哈玩应儿就再也伸不直了。”我一说话，她就和她的傻儿子一起嘿嘿地傻笑。

那时我还有点富余钱，后来就渐渐不支了。好在老板娘对我印象不错，有一次甚至含情脉脉地与我唠闲嗑，还赊给我一箱方便面。即使后来我又得寸进尺地赊了火腿肠、花生米、圆珠笔芯、猪肉罐头、牙刷、香皂、泡泡糖、稿纸、矿泉水、固体胶、劣质香烟等等，她都没在我面前流露出怨言。她还特意为我设置了一个小黑板，用白粉笔在上面写着赊账清单。我也很讲信誉，只要一有进账，马上就去帮她擦黑板。但将近有两个月，我一直没去帮她做这件事。进门时，我打算解释一下一直没来的原因，但她先开口了。

“哎哟喂！我说你咋变成这样了！”她看着我瘦得不成人样儿的脸说。

“大姐，我想了很久，我父母就我这一个儿子，我是他们的精神支柱，而且，我觉得自己活着兴许对这个社会还有一点儿用处……”

“哟哟哟！没那么严重吧！看你小小年纪想到哪儿去了！需要啥只管到大姐这儿来拿！”

我把《鲁迅全集》放在了柜台上，说，我还需要一点儿钱。她的眼睛立即瞪了起来。我又把夹在腋下的单行本放在《鲁迅全集》上。她看了一眼书名，那张丰硕的脸上立刻现出怜悯的神色。

嘿嘿嘿，她的傻儿子一边笑，一边翻那擦书。过了一会



儿，他抬起头，看着我又嘿嘿嘿傻笑了一阵儿，说，你的书好看，你的书真多，可你没我跑得快。

傻小——大家都那么称呼他——的确跑得快。一年前，北京举办了一次全民健身运动——环城马拉松。赛制规定，起跑点为西城的府右街，终点为东城的王府井，绕三环路跑一周。众所周知，马拉松是考验人的意志与耐力的综合性体育项目，也最能反映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身体素质和精神风貌。傻小参加了那次活动，并跑出了出人意料的速度。浩浩荡荡的人群一出发，傻小就开始领跑，一马当先。当跑了赛程大半时，傻小已经甩出第二名一千多米了，看上去，傻小的精力似乎还有使不完的意思，大有破世界纪录的态势。路边的人群沸腾了，为傻小大呼小叫，加油助威。就在这时，出了岔头。傻小跑到三元桥时，情绪很高涨——坏就坏在他的情绪太高涨了，一下子跑到四环路上去了。四环路比三环路大一圈，而且也不是比赛规定的路线。无论工作人员怎么喊他，他就是不回头。工作人员越是喊他追他，他就越是跑得起劲，越是跑得快。等傻小重新回到正轨上来的时候，倒数第二名参赛者已冲了终点的刺。

众人为傻小感到遗憾，有位记者为这样一个可以为国争光的人竟然是个傻瓜而深感痛心。但傻小浑然不觉，像没事一样，说，真过瘾，跑得真过瘾。

我接过老板娘递过来的一百元钱，对傻小说，改明个儿咱俩去四环过过瘾吧。他说，小样儿，嘿嘿，你那小样儿。我说，我骑车，你跑，咱们比一比谁快。傻小说，走，走，去比。我说，今天不行，我要去找工作。傻小说，找……找那玩意儿干





屁，去比赛。

走出大学生公寓很远，傻小还一直拉着我的手，缠着我去比赛。直到我很严肃地站在一根电线杆子跟前看一则广告，他才悻悻地返回。我在写着“包治性病，尖锐湿疣”的字迹下面，看到了曙光。

这家公司坐落在魏公村附近的苏州桥下，很有些场面。穿过曲曲折折的回廊，我进了那间招聘办。

“我叫何新，”我怯生生地对坐在老板桌后面的白领丽人自我介绍，“我是作家”。说话时，我的眼睛死盯着从桌面下伸出的一双惨白的脚腕，又粗又白的脚腕与又细又长的黑紫色鞋跟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很刺目，很诱人。与露出的脚腕比较，鞋跟过于长了，像是按东北大秧歌里的高跷仿制的。一时间，我想像着将她挽起的发髻捋下来，梳成两个大辫子，给她的脸上扑上脂粉，然后让她的右手举起来，放上一把红绸面大扇子，叫她的屁股扭起来。

她在我的想像中开了腔，一说话就吓了我一跳。

“你想发财吗？”

“以前没想过，有口饭吃就行了。”

“没出息。不过我知道你们文人清高，可还没清高到不吃饭。”她说。

“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没有钱是不行的。”她继续说，“有道是，求其上者得其中，求其中者得其下，只想有口饭吃的人，早晚得饿死。”

“我的确有了危机感。”

“光有危机感是不行的哦！”



“是的，大姐。”

“你多大了哇？”

“活了三十个地球年了，大姐。”

“也老大不小了吗！”

“是的，大姐。”

“结婚了吧！”

“未婚，大姐。”

“这样下去是要打光棍了噻！”

“有可能，大姐。”

“别老大姐大姐的，我还没你大哟！”

“对不起，小姐。”

“看样子你还挺灵怪的呢！”

“嗯哪，小姐。”

“东北人吧！”

“嗯哪，小姐。”

“你们那旮旯都是活雷锋啊！”

“别听雪村瞎唱，东北也有坏蛋呢。”

小姐咯咯咯地笑了一阵儿，说，好了，今儿咱俩谈得很愉快，这样吧，我还不能保证公司正式录用你，先要考考你的业务水平，你去把这个拿去散发了。

我接过一叠广告宣传单，如释重负地走出了那座乌龟楼。我以前不明白为什么把楼设计成乌龟状——楼的底座向四面展开，在它的背部耸起一块石牌状的塔楼。后来有位行家说，这样的楼可以防震。真是妙极了。

相对来说，我还是喜欢海关总署大楼这类创意独特的





“H”形建筑，它很平民化。我喜欢它，也可能是由于它的玻璃幕墙让我找不到门的缘故。当然，不需要找到门，我根本就没想进去。我在它的外面转来转去，寻找宣传单的第一个客户。

不得不承认，我是个羞涩的人，没用得很。在海关大楼外转了一个时辰，也没好意思发给过路人一张，每当我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把手中的传单递给路人时，都因对方的不屑而感到自尊心受到了挫伤。当我下了狠心，决定不要脸一回时，事态真的出现了转机。

那个人背对着我，鬼头鬼脑地从玻璃幕墙拐角处退出来，在花坛后面站定。我鼓足勇气走上前去。这时，他猛一转身——仿佛也是下了狠心——的刹那，把一份传单塞到了我的手里，那份传单刚好与我要散发的传单一模一样。与此同时，我们不约而同地伸出手，喊道：同志！

更令我们吃惊的是，我们认识。我们手指着对方，我呼了声“老潘”；他唤了声“何新”。这次相遇，是在我第一次见到老潘半年之后了。我清楚地记得这一天是我活了三十年来的第一次用书抵钱的日子。

从那一刻起，我就和老潘结下了不解之缘。同时，也注定我将成为一个网虫。让我钦佩的是，像老潘这么个鬼鬼祟祟的人，也有男子汉很敢干的一面。这个印象来自于这次见面他做的第一件事：他把我手中和他手中的宣传单统统塞进了垃圾筒。然后，我们昂着脑袋，甩着大步，高高兴兴地回到了大学生公寓。但我们没回自己的房间，而是进了附近的一家网吧。这时候我还不知老潘是网络高手。网吧里挤满了





人，老潘边和我说话边等位子。坐在我们身边的几个网虫正在聊天室找对象聊天。

老潘冲我挤挤眼睛，示意我看身边那个戴着一副方眼镜的大鼻子家伙的聊天对话。大鼻子用的网名叫“城市沙漠”。城市沙漠正与一个叫“小女人咪咪”的聊着——

0
1
1

第一部
进入情网

城市沙漠：怎么，没有什么好玩的，对吗？

小女人咪咪：对。

城市沙漠：那就聊天吧！

小女人咪咪：聊也无聊。

城市沙漠：怎么会啊，你是没找到好的话题吧！

小女人咪咪：什么才是好的话题啊？

城市沙漠：性。

小女人咪咪：我不感兴趣。

城市沙漠：害羞了？其实这怕什么呢，大家又看不见对方。

小女人咪咪：你为什么要谈这个，没有别的好谈吗，比如物价，政治，足球。

城市沙漠：我是来放松的，不想谈严肃的话题，网络本来是让人轻松的。

小女人咪咪：足球也是严肃的吗？

城市沙漠：至少在我的记忆里是。

小女人咪咪：文学呢？

城市沙漠：文学！嘿嘿！不感兴趣。

小女人咪咪：那么家庭呢？





城市沙漠：家庭更没什么好说，一男一女过日子。

小女人咪咪：爱情呢？

城市沙漠：爱情在天边。

小女人咪咪：结婚了吗？

城市沙漠：结了。

小女人咪咪：你幸福吗？

城市沙漠：幸福就是我能赚到钱。

小女人咪咪：没钱就没幸福吗？

城市沙漠：我不知道，起码我没钱日子不好过。

小女人咪咪：你倒很坦白。

城市沙漠：反正又看不到你，说一说时间就过去了。

小女人咪咪：你工作不忙对吗？

城市沙漠：不忙，但要做出工作的样子。

小女人咪咪：拿人家的工钱聊天，有没有不道德？

城市沙漠：道德不是我考虑的问题，比我不道德的人比比皆是，我又没贪污，没受贿，没盗窃国家机密，我是平民，翻不了天。

小女人咪咪：看来你对你的生活不大满意啊！

城市沙漠：你满意吗？好了，不谈这个问题了，我们还是聊性吧！

小女人咪咪：除了性就没什么聊的吗？

城市沙漠：你一周做几次爱呀？

大鼻子一边在网上聊，嘴里一边嘟哝：小女人咪咪，小女人咪咪，看她就像骚货，骚货，还假正经，还假正经……

